

戰國列傳第七
下

T 2511
824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十三
八

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於
東階上自言辜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暮
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鄣
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聞趙有處
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
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從此兩人游
甚驩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
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妾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妾人耳
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



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
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嘗聞此兩人賢至趙恐未
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
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
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
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
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
之使使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通魏使
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

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
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
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公子立變色告
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
公子公子遂將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徧告諸侯諸
侯聞公子將各遣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
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
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
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

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
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公子不聞魏王公子
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
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
其毀不能不信後王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
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
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是歲安釐王亦薨秦
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
蠶食魏十八年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徵少時數聞公

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
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
子

春申君楚人也姓黃氏名歇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
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
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
魏共伐楚未行而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時秦
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
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歇見楚懷王爲秦所誘而入朝

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秦一舉兵而滅楚
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
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鴛鴦大受其弊不
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
危累碁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
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
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
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
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

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掠王之功亦多矣
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
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
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
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
後患王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真人徒之衆仗
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
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
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

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陞
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
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會
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
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
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
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
趯趯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
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

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
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
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
毀剝腹絕腸折頸捐顛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
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繫脰束手爲群虜者相及於
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
僕妾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
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
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

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
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
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
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
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鉅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
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
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
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
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

下之後為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
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
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
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心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
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
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
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
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
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

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與秦相應侯善於是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矣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

而後圖之歇為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止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誅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歇必用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遂遣歇歇至楚三月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

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載歇言於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因并獻淮北地十二縣請徙封於江東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相楚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秦圍趙邯鄲趙告急於楚春申君將兵救之秦兵罷去八年為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疆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誇楚為玳瑁

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楚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客有觀洋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疆而君用之弱其於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

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

然魏曰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
百六十里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

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遂就封於吳
行相事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
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
恐父母寵李園乃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
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
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
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

李園乃與其女弟誅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
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
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
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
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
今妾自知有身而人莫知君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
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
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
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

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
園用事益驕恐春申君語泄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
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考烈王
病未英謂春申曰世有母望之福又有母望之禍今君
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王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春申
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吾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
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
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及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
國此所謂母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

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
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
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王卒李
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春申君
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英知
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考烈王卒李園果
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
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
而李園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者遂立是

爲幽王是歲也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

治亂嫺音閑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

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

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

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

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

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

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

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

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

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

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

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

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

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

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
故死而不容自踈濯音濁淖音鬧汗音烏泥音計之中蟬蛻於濁

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音自然泥音若而不

滓音音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

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云秦

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秦

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

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

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

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丐遂取楚之

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

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

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

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

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斬尚而設詭辯於懷王

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

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

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

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釋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後無可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

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

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
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
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
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
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
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
汶者乎寧赴湘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
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
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眇兮窈窈孔靜

幽墨寃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
抑刑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
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斷
兮孰察其揆正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
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笈兮雞
雉翔舞同糝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羌
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
不得余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駁疑桀兮固庸
態也文質踈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

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悟兮孰
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
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自彊離滯而不遷兮願
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
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脩路幽拂兮道
遠忽兮曾吟恒悲兮求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
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
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寔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
傷愛哀求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
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於是
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
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
令終莫敢直諫焉

秦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
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後二年以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
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
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

其母曰夏姬無寵故子楚爲質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
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騎進用不饒居
處困不得意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
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
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
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
爲太子最愛幸華陽夫人而夫人無子立適嗣者獨華
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
具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

及諸子曰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柰何
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
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
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
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
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
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
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
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

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
蚤自結於諸子中賢而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
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
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
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
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按以爲適
則夫人竟世而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
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因泣
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

託妾身太子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
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
譽益盛於諸侯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
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不韋怒
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竒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
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
年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不韋謀行金
六百斤與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
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

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
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
立一年薨是爲孝文王太子子楚立是爲莊襄王所養
母華陽后爲華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莊襄
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
戶莊襄王立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尊不韋爲相國號
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
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
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不韋以秦之彊羞不

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
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
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
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
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始皇益
壯太后淫不止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
以爲舍人時縱娼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
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不韋乃進嫪毐詐
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

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
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已而有身恐人
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
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
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華陽太后與孝文
王會葬壽陵莊襄王葬芷陽故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
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始皇九年有
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
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毐與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

言而鬪瞋曰叱曰吾乃皇帝假父竇人子何敢與我抗
所與鬪者白始皇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
國不韋九月夷嫪毐二族殺太后所生兩子遂遷太后
於雍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
說者衆王不忍致法始皇十年十月免相國不韋及齊
人茅焦說始皇始皇乃迎太后於雍復歸咸陽而出文
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
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
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

蜀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死太后以始皇十九年
薨號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芷陽

李斯楚上蔡人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
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
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
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成度楚王不足
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
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
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

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
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困窮久處卑賤之位
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
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斯乃求爲秦相文
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斯因以得說秦
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困瑕釁而遂忍之
昔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
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
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從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

服秦譬如郡縣夫以秦之疆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音除婦除

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

怠而不急就諸侯復疆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

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法陰遣謀士齎持金

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

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

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米間秦以作注漑渠已

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

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

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

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不豹公孫

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

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

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

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二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

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

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

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秦無疆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

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

通志卷之四十四 國朝文獻
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
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
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
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
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而可寶者多士不產
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
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
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
并天下尊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

示不復用無天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
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
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
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
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恒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
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
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
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
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久善其

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群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今到蒲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

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李由止歸咸陽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斯喟然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二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亦蒙恬爲將少子胡亥

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

辨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

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

廿八年七月始皇帝至沙

丘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胡亥丞相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群臣皆莫知也李斯以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輶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輶車中可諸奏事初趙高嘗坐車始皇命蒙恬兄毅治之當死始皇赦之故趙高深怨蒙氏而胡亥素從趙高

習書及律令高雅得幸於胡亥至是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與胡亥謀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然之趙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無成乃見李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如何李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之所當議也趙高曰君侯自料材能智慮功名與無怨於天下及長子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是五者皆不及也高曰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必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

定之斯固拒不聽高反復說之斯患失權位執志不堅
竟從高議乃相與矯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
及蒙恬死語在宦者傳趙高事中胡亥立為二世皇帝
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甚於始皇時群臣人人自危欲畔
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
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作亂起於山東俊傑相立自置
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
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
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茅茨不剪雖逆

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
藿之羹飲土甌啜土銅雖監門之養不彀於此矣禹鑿
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滄水致之海而股無胈
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
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
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
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
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
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

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
為之柰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
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復案三川相屬誚
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
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
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
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
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
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中

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
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
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
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
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
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
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而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
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
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

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
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
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
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
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
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
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
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
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秦

山之高 仞而跋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
跋牂也 百仞之高哉峭漸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
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
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
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
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
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
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訕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
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

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

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眾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可謂能責矣時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者甚眾恐大臣入朝毀惡之乃說二世深居禁中毋延見大臣而已得以用事專決於內李

斯以爲言趙高聞之乃見丞相曰關東群盜多今上急
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
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吾固欲諫之久矣上不
坐朝欲見無間趙高曰君誠能諫請爲君侯上問語君
高候二世居內與婦女燕樂使人告丞相可入奏事丞
相至宮門上謁二世以爲掩其燕私也大怒高因告丞
相怨望及其子三川守由與楚盜通狀二世以爲然未
欲案丞相先使人往三川案驗由是時二世在甘泉方
作穀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

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
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
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恒
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
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
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佞之志
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
兼行田恒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
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不聽反以

其書示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耳高已死丞相即欲
爲田恒等所爲語在高傳中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
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圜中仰天而
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
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
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
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
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
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

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
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
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
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
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
陽麋鹿游於朝矣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
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
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
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

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
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
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飭政教
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
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
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
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
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
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縱刑

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
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
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
得上書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
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
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
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
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
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胥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

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更二族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將伐韓取成臯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二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

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透地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振威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宦人也秦王聞其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

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數於
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
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
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
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
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
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
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
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

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
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
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
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
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
主也以臣愚意不如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
囚蒙毅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
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
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

用荆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
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
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王欲一旦棄去之臣竊
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
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
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
史曲官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難之
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
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王之意則臣少

官順幸沒世可得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
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王之
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
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爲慮焉
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
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
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
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
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

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
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
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
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
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
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
褓周公旦負王於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
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夫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
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

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
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
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
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
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
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
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
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
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

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
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
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
自殺

列傳第七

通志九十四

